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三集敦本卷之四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顏伯子孝弟醒語云。但念得身從何來。父母從何往。新枝既起。舊本爲枯。菽水承歡。何能報答。則孝心自然。疼痛但念得茫茫大造。出世幾時。渺渺人寰。同胞幾個。幼相濡沫。老共護持。則友弟自然。肫懇。

趙衛公融微時竭力奉母。貧不能給。對婦泣計。

無所出。一日掃舍，獲銀一錠，重二十餘兩。遂以克甘彝。其後大拜，賜帑銀百錠。受之而缺其一。是夕夢左藏庫神曰：某年月日，相公借用銀一錠，覺而徵之，與獲銀日正同。

李諱有至性。父克捷，出其母。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舉進士。真宗見其名，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二。除大理寺評事。累官至戶部侍郎。

姚襄戰馬中流矢弟萇下馬授襄曰天下可無
我不可無兄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
鳴篇語兄曰鹿得食相呼況人乎自此未嘗
獨食

唐許法謹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
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
後親喪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連理木白
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間

張京兆公黼少貧嘗躬耕以養父母及登第爲
應天府丞時有兄弟相嫉因弟酗酒忤母兄
乃唆母訟其不孝入獄公知之呼母爲囚理
髮母執梳便潛然淚下遂悔悟求息乃薄懲
而遣之母子如初

唐王中書勸孝篇云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
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未成人十月
居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食母之肉兒身將欲

生母身如殺戮。父爲母悲。辛妻對夫啼哭。惟
恐生產時。身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二命喜
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濕簟席。
兒眠乾裯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潛身
在臭穢。不暇思沐浴。橫簪與倒冠。形容不顧
阻。動步憂坑井。舉足畏顛覆。乳哺經三年。汗
血計幾斛。辛苦萬千端。年至十五六。性氣漸
剛強。行止難拘束。朋友外追遊。酒色恣所欲。

日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千里程。母心
千里逐。一娶得好妻。魚水情和睦。看母面如
土。觀妻顏似玉。母若責一言。含嗔怒雙目。妻
或罵百般。陪笑不爲辱。母披舊裙衫。妻著新
羅縠。不避人憎嫌。不解人羞忸。父母或鰥寡。
長夜守孤獨。健或與一飯。病則與一粥。棄置
在空房。猶如客寄宿。將爲泉下鬼。命若風中
燭。怏怏至無常。孤魂殞山谷。魂靈在幽壤。誰

念纏。惟。若。纔。得。父。母。凶。兄。弟。分。財。祿。不。識。二。
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等。人。不。如。禽。與。畜。
慈。烏。尚。反。哺。羔。羊。尤。跪。足。勤。汝。爲。人。子。經。書。
勤。覽。讀。黃。香。夏。扇。枕。冬。預。溫。衾。褥。王。祥。臥。寒。
冰。孟。宗。泣。枯。竹。郭。巨。尚。埋。兒。丁。蘭。曾。刻。木。如。
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不。孝。頭。枉。戴。人。
間。屋。勿。以。不。孝。身。枉。著。人。衣。服。勿。以。不。孝。口。
枉。食。人。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蚤。蚤。

日集三集 二八
悔前非莫待天誅戮

韓宗伯云讓自美德忍徵大受況吾宗族中諸
父昆弟豈伊異人卽一言之忤一事之豎試
追念數世前原是二身自然水消霧釋若不
能平心迴慮一涉毗睚操戈同室無論勝負
皆爲他人笑端所損多矣

包蒙泉性至孝因劾中官廖彬戍湟中其母夫
人年八十餘在堂每問及公家人輒胡盧以

若官對也。公在戍，每得家報，不開止問太夫人安否，報曰安，則取火焚之，曰：幸老親無恙，勿以他事亂吾意也。

畢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爲之出，及與亾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

韋景駿爲貴鄉。今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嘗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因嗚咽流涕。授孝經。使習大義。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相慈孝。

李克兄弟六人同爨。妻竊謂克曰。貧居如此。豈能久安。妾有私財。幸圖分箸。克僞許之曰。當治酒會族。共議其事。婦遂欣然布席。克於坐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克離間骨肉。罪合

遣婦啣涕而去。

趙諒少孤有孝行盜常夜劫諒恐母驚迎盜謝
日母老且病乞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吝盜
慙而去諒追與之不及。

劉璣字子璣劉歙弟歙嘗隔壁夜呼之璣下牀
著衣立然後應兄怪其久日頃束帶未竟其
立操如此。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

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
至。諸犬爲之不食。

王哀字偉元。修之孫。父儀。以直言忤司馬昭。見
殺。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晉也。廬墓
悲號流涕。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則三復。嗚咽。門人輒廢蓼莪篇。母
存日畏雷。歿後每雷震。卽造墓曰哀在此。嘗
有門生爲本縣所役。求哀屬令哀日。對學不

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
擔送生至縣。令以哀請已出。迎哀具言。門生
爲縣役。故來送。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還
此生。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
絕方蕪。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
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嘗如袒括之日。冬不衣
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塩

某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與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守，甚加矜賞，爲營塚壙。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爭鬪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擗，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

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爲敦睦之行。

杖何。不。痛。思。伯。俞。之。語。土。偶。當。亦。摧。肝。綿。定。奇。
溫。繹。百。年。之。悲。石。人。允。堪。墮。淚。

堂聯華萼。慎勿視如路人。野急哀鴿。何況興爲
簪。敵。聆。煮。豆。燃。箕。之。詠。良。可。痛。心。懷。作。粥。焚。
鬚。之。風。固。當。起。敬。

歸。鉞。蚤。喪。母。父。更。娶。而。鉞。失。愛。家。貧。食。不。贍。每
竈。突。烟。舉。繼。母。數。鉞。不。休。父。怒。逐。之。鉞。因。頓。

道中比歸復詎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
又杖之父卒繼母獨與其子居鉞擯不見因
寓塩市中時私從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
焉後大饑母弟不能自活鉞涕泣奉迎母慙
感鉞每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

王世名父爲族侄俊歐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
就理乃佯聽其輸出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
封識私繪父象自象帶劍侍立懸密室朝夕

泣拜購一刀銘報警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
邑庠。手書忠孝格言一篇佩之。既而生子。甫
數月。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一日。後
醉歸。孝子揮刃碎其首。以號於衆。歸白其母。
遂出向所封識。租價餽值。首狀赴邑請死。邑
令驗實曰。此孝子也。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
華汪令往訊。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俟
一死。汪曰。簡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

日吾忍痛六年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雙
命奚簡爲。遂乞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
絕吭而死。

夏暘嚴冬侍父。衾溫溺器。懷中俟用。既死奉主
如生存。大小事啓而後行。母久病。親侍湯藥。
不入妻室者三年。雪夜母忽思荔。趨城叩市。
憚寒無應者。暘哭請乃得。暘子爲弟。恣懷至
慙。恐傷母心。含淚不言。

孫惟忠父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泔糜。二盂晨起。掬雪盪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攜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歎息而去。

選地青鳥不若。聖安窳窳。飯誠白業。何如實孝。椿萱朝出暮還。倚閭近設。佇望客至。歸遲。嗚。

指遙傳心痛。逼榆親荷在堂。折柳枝無絕緒。
柳玼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
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
事姑孝。每日櫛。縱笄拜於塔下。卽升堂乳其
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
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
有孫。皆得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
大乎。

世人之貧難者無論已。亦有富而貴者。常羅樽俎。會集人客。雖日費萬錢。略不掛意。至於同胞兄弟。分門拆戶。視若路人。或因寸土尺地。斗粟尺布。計較不已。此輩狗彘所不食也。

沈之章。幼繼從叔思賢。倭夷躡焚掠。思賢爲倭所得。之章奔救。同行止之。曰。父子俱死無益也。之章慟哭曰。寧同死耳。遂挺身抵倭壘。見父方縛擬刃。抱頭哀哭。願身代父死。倭爲解。

縛使挾登斫得歸。後思賢有子章歸宗不受。潔父寸土本宗復無分。惟甘貧以死。

樂願鄧人。少日父亾郢中。卽號泣徒步而往。負歸塋葬。嘗得疾。忍而不言。嚙被至碎。恐母聞之也。吏部郎虔果之造訪。願設具。惟菜菹而已。果之不能食。母出其膳。果之曰。卿過於勞。季偉願我非郭林宗。

臨川民吳姓者。事母至孝。一夕夢神告之曰。汝

一明午刻當爲雷擊死。吳以母在乞救護神曰：此天命不可免也。吳恐驚其母，清晨具饌以進。白云將暫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四集，雷聲闐闐然。吳益慮驚母，乃閉戶自出田中，以待其罪。頃之雲氣開朗，吳竟免禍。夜復夢神告曰：汝至孝感天，已有宿惡，宜加敬重也。遂得終身孝養焉。

趙善應。漢王元佐之孫，性純孝，嘗刺血和藥愈。

母母畏雷。雷輒走護之。寒夜歸。恐擊門。驚母。露坐達旦。官江西兵馬都監。每四方水旱警報。輒不食。同官燕會。輒蹙曰。此豈爲樂時耶。戚敬母病。醫藥弗効。封股肉以進。母不能食而死。敬痛絕再三。旣葬。結菴墓旁。伏匿其中。墓產白芝五本。又欲象母事之。工莫能也。敬伏墓號哭不已。母忽見夢于工。明日工肖而像焉。敬奉之如生。士誠陷吳。將逼秀水。里人皆

通敬曰吾忍舍父母墳墓耶乃散財集子弟
保鄉里寇至多所焚掠敬所居白苧鄉獨完
有司論其功謝曰敬爲墓墳計敢希賞乎
人生不從孝弟起根如脆墻秋葉不耐風雨非
落則圯矣他復何問

宋大本圓焰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
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有餘及之徒衆
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

王艮冬日至親所親有急務盥涼水乃痛哭曰
艮爲人子令親天寒盥涼水而不知尚得爲
人乎遂出代親役入奉養惟謹

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
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
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蕪
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
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卽歸養錢塘吳越洪

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
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
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
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
泫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嗟呼世之
宦游者多矣斷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
廬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於賓客笑語
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

十載出而裙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則前詩可念也

宋司馬光兄伯康年將入十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宋李虛已母喪明已旦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墜於地疾尋平

范文正公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以
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安得不恤其饑寒
哉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
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
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

晉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身溫被延
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歿而柩捲不能飲皆

人子不容已之情也。乃少雍少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鮮于文宗七歲喪父。以種芋時亾。明年芋時對之。嗚咽如此。終身薛元超祖道衡爲內史。時省中有磐石。嘗踞而舛制。及元超爲中書舍人。每見此石。未嘗不流涕。張根父病。蟲戒掘根爲食。淡母方病。至雞鳴則少蕪。後不忍聞雞聲。趙善應父終時。

疾每膳不忍以猪肺爲饌母生歲卯善謂卯
兔神終身不食兔徐積以父諱石平生不用
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天下用石多矣
必避之然後爲孝歟他日山行奈何徐曰吾
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
不忍加足其上耳

李奉先天性至孝父卒旣葬竊自歎曰奉先兒
時父嘗戒家人曰兒幼勿令獨入林野慮其

驚恐。今親及。一旦棄於林野。吾心安所忍乎。
乃結菴于墓側。晝夜臨哭。其中植樹數百株。
時呼爲孝子林。

楊貞復論讀孝經曰。每日清晨默坐。閉目存想。
從自身現今年歲。回想孩提愛親時。光景如
何。又逆想下胎一聲啼叫時。光景如何。又逆
想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時。光景何
如。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緜緜一氣。忽然自生。

歡喜然後將身想作個行孝的曾子侍立在孔子之側無限恭敬無限愛樂

載君寔有兄夭死獨身與父母居弱冠不娶曰奈何舍二親與兒女子處乎父歿華痛哭垂絕者數四已仰見母髮垂白勉自抑或獨身之野外痛哭歸而以歡顏對母又十餘年母病君寔哭甚哀聲達於巷是日忽聞然無聲戶竟日不啓隣父排闥入視其母已死華伏

母傍面覆著牀上候其息似將絕者急灌以湯得甦隣父責以大義曰毀不減性若卽死鬼其餒乎不得已勉進米旣免喪隣父老力勸其娶妻存祀相與里中得女曰是可以配孝子君寔遂有室是時貧甚炊烟屢斷啖糲糲不能飽而歲時伏臘几筵必極豐潔上食時又痛哭嘔血如初喪路人聞之無不揮淚

唐陸南金元感子也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挾罪

使嶺南逃還偽稱弔客突入金舍金匿之事
覺詔御史捕案金當坐法弟趙璧自言匿崇
道者我也請死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恠
之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
不如死御史上狀玄宗並宥之

溫公家居日嘗處於賜書閣下東畔小閣侍史
惟一老僕一更二點卽令老僕先睡看書至
夜分乃自爇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卽自起

發燭點燈著述。夜夜如此。天明卽入宅起居。其兄且或坐於牀前問勞。話畢仍回閣下。不孝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父母憐憫過甚。嘗順他性。驟拂之則不堪。嘗讓他便宜。任他佚豫。令之執勞則不習。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子也。子乃敢唐突其父。文行藝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也。子必欲父之出我下。積此驕妬。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

得出手遂真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言麤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復問其痛癢。三曰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態。映高堂而機空甚。且明以父子兄弟爲俗物者矣。四曰忘恩。記怨。夫恩習愈忘。忘怨習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見德。習久則饜。嗾起。

一施感恩嘗濟則多寡生一迎面見親累日則猜嫌重況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固嘗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有譽我而被厭者矣有強預吾事而怒眈者矣眼前大恩恬然罔識况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覓之痛者哉故人情有至顛倒而不自覺者子之於父母是也此數者皆近人情且其人未嘗無真性也積久不知其悞耳是空急

急喚醒。蚤蚤克治。時思中下。時念原本。時時入親肺腑中。其不爲大孝者鮮矣。

唐沈季詮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云。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于親乎。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頃。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異其孝感。具祭禮而葬之。

宋南鄉縣民楊豐。與息女香。于田獲粟。爲虎所

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搯虎頸豐因獲免香以孝威猛獸爲逡巡太守賜帛穀旌其門

馮孝子行可當父上疏論諸貴人詔下獄問死時孝子年十四隨祖母吳太孺人至京太孺人擊登聞鼓願代兒上弗聽孝子刺臂血上書曰臣父戇罪萬死念臣祖母已八十餘臣父死臣祖母亦死臣寧得不死惟願陛下

置臣於辟而赦臣父陛下戮臣不傷臣心臣
死不傷天下法上手其奏繞殿者三命中
使廉視其臂血乃下法曹議末咸成雷陽

趙簡子伐楚與津吏期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
之其女娟請以身代曰妾父尚醉恐不知非
而體不知痛也簡子釋其父

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藥爲虎
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

其情遂弭耳而去

鄭從易母兄俱亡嶺外歲餘訃聞請行服神宗
曰父母在遠當朝夕爲念經時無安否之問
以至年餘不知存亡耶特除名

殷近仁家貧與弟原善友愛無間洪武初近仁
舉孝弟知平遙縣尋擢廣西叅政與妻皆卒
官所遺三男一女咸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
如已山親友諷之娶原善泣曰使我娶而不

賢則諸孤將安託哉。且娶者以爲後也。諸孤當有爲吾後者。娶復何益。

孝友如飲食衣服。一日不足。便有性命之憂。其
他如錦綺珠玉。有之足備觀美。無之亦不甚
害。今人事事要好。却于父子兄弟間。都不加
意。譬如樹木根本已枯。雖剪綵爲花。能有幾
日好看。

宋徐積母以疾終。積號慟。嘔血絕而復甦。水漿

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臥苦枕塊緣經不去
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
生顛委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所居茅舍不
蔽風雨而農夫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
造之積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
太守迎積入學積居州學舍尚設考妣几筵
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
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時所甘旨以供祀木

嘗一日不奉酒也

何倫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日咨嗟涕
泣如初喪夜盜入室竊器物倫覺其人而不
呼將取釜始曰盍畱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
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
人不復爲盜

丘鐸葬母於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
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

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
黑○悲○風○蕭○颼○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
在○斯○其○地○多○虎○聞○哭○聲○卽○避○去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爲號州司戶
參軍以疾卒於官凝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
其子負遺骸以歸東過開封過旅舍主人不
與其宿牽其臂而出之李氏慟曰我爲婦人
不能守節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此手并辱

吾身遂引斧斷其臂。開封府聞之。厚卹李氏。而答主人。

蘓老泉序蘓氏譜有云。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勢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無至於忽忘焉可也。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

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
彼○獨○何○心○

後漢姜肱與弟仲海季江各娶兄弟相戀不能
別寢作一布被寢則共之兄弟以孝友著

南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姑舅欲嫁
之○截○耳○爲○誓○不○許○戶○有○燕○巢○嘗○兩○飛○後○忽○至
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足爲記明年燕復來
猶帶前縷女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

歸故人思意重不忍更雙飛當時朝廷聞之
旌爲燕門節婦

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亾次兄毘復危殆
厲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於外袞獨畱不去
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目扶持
晝夜不眠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
疫勢旣歇家人乃返毘病得差袞亦無恙

歸縞字華伯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

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簡。犯者數四。華伯轉賣營救。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亾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

徐積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卽奔走闕市，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太夫人飲食時，奉家人在左。

右爲兒戲。或譖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
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應舉
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
京師。

賈直言妻董氏。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年少。訣
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嫁。董不答。引繩束
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
三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以湯沐。髮墮無餘。

杜衍幼時祖父脫帽使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
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泛衍一手執
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不濡

宋黃文節公庭堅嘗與從弟書曰十二伯母嶺
後幽居今何如五哥稍完葺廬舍否五哥才
力不在人後但因困頓遂潦倒如此兄弟間
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而
仕宦者豈已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

冲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詒謀卷之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

朱晦翁云廣積不如教子蓋父兄督教子弟惟在慎擇所與廣延端方博聞者與之遊處化赤鄰丹爲黔邇墨名師勝友相與薰習不覺久而俱化矣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爲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

溫舉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于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淡哉此言其于朱五經之學必嘗有聞矣

何元朗云士夫積財無非爲子孫計耳然古人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黃山谷言男女緣渠隄墮地自有衣食

分齊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此皆
萬金良藥士大夫不可不知

包蒙泉侍御持節按滇墨吏望風解綬按楚爲
中貴誣謫戍凡十年其弟孝字子敬爲南道
御史有風力後以乞養母歸松人所謂兩路
風霜一天雨露者也然兄弟奉母至孝母訓
二子絕嚴一日問二郎席間坐何人家人答
曰某甲又問談何事曰適其所有一女子謂

可買爲姬也。夫人大怒，呼二子數之曰：「某甲者以巧舌誑人者，也不親賢人君子而親此輩，不譚文史道德而言買姬媵耶！吾不忍坐視若敗而家。經月不與其子語。次子朝夕匍匐跪床頭，其兄亦爲涕泣求解，必絕其不與通而後已。」故松人云：「一賢母宜孔兩各御史也。」

次子彥章，已丑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

之有補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俊母趨
裝徑母暱權門乃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
字家傳箴兒謹佩之足也書至同榜盈坐發
視之皆歎服不置

張侗初云吾家卻金堂舊有四箴先太史本其
意而潤飾之箴曰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
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
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

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修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燕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訕。

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管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瘠而細

嘗讀張東海送子弘宜會試詩真可謂忠孝訓其子矣其詩日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赴春闈舟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天每慎微直道遜詞真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傳家數

世惟清儉富貴休忘着布衣爾祖當年愛爾
淡爾將成就祖消沉我今白髮空垂淚爾正
青年要盡心辛苦一兄支世業參差諸弟向
儒林立身事主無多說忠厚清修是好音

尹焯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焯不對而
出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
祿養也伊川聞之曰賢哉母矣

叔姬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

直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餉盼與鮒姬曰不可南方有鳥曰吉乾食其子不擇肉子多不義今盼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甕埋壚陰後攘羊事敗吏至發而視之舌尚存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矣叔向名盼叔魚名鮒

龐德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
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
曰。先生苦居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
子孫。龐公曰。世人皆遺以危。余獨遺之以安。
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天下有好茶爲凡手。焙壞。有好山水爲俗子。粧。
點壞。有好子弟爲庸師。教壞。真無可奈何耳。
膠東喬夫孫性素孝。一日私賦民錢。市衣以歸。

進其父。父怒曰：爲吏而剝民以奉我，我寧寒死不願衣。若衣也，促歸伏罪。後性卒以廉謹稱，可謂賢父矣。田子相楚，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對曰：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欲也。子其去之。田子愧，造朝還金，後爲賢相，可謂賢母矣。

懷梅丁公家訓：非勤儉，難免饑寒；非學問，難希令善；非心地，難徵福祉；非積慶，難延門祚。

陳文龍知興化元兵至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
文龍與其家人至軍元人欲降之不屈左右
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也
可相逼邪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唆都往來
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宋無失
德三官比待二郎溪入瘴烟何必窮兵至此
我家世受國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
三子岐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唆

都愀然改容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卽
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送尼寺中病甚無醫
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全死又何
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瘞
之

桂學士戒子詩云戒汝休貪酒與花纔貪花酒
便忘家多因酒醉花心動自是花迷酒性斜
酒後看花情不厭花前酌酒興無涯酒殘花

謝黃金盡。花不留人。酒不賒。

警世文云。讀書知禮之人。不可慢他。年高有德之人。不可輕他。忠言逆耳之人。不可惱他。無父無君之人。不可近他。乍富欺貧之人。不可作他。不識高低之人。不可採他。輕諾寡信之人。不可聽他。對面兩語之人。不可托他。時運未來之人。不可欺他。談量人家之人。不可惹他。飲酒不正之人。不可請他。恃力放潑之人。

不可理他來歷不明之人不可留他貧窮生
急之人不可告他凡有落難之人須可扶他
求田問舍士大夫所恥也然就尋常日用間亦
有兩戒價不足數銀不足色卮漏于僮僕蠹
釀于子孫不可不察也

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家業興於不足敗於太足故須嘗教有些不足
處若十分像意便有不恰好事出來

賀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
觀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固自有根
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
母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
除一母鷄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
對聯當年鷄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者
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
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

日葬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
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于嬪周旋數尺
陋室中下濕上漏炊爨卽在牀前烟薰眼淚
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
之澤也卽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己酉館於嘉
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曉揭則
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日不念
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

何亦曰。罔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

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

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

沒飯喫。寧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念

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事

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

逋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駱。一舟山場湖池

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

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誠子孫閉門謝過
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乃爾先正有
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
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庶官一銖不苟拾積之
成清。曰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
事皆起于微成于慎。微微之不慎星火燎原。
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張村居先生東海父也。居鄉治家卓然不苟。所

立家規頗多。其略曰：爲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無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可給衣奩，不必過豐。疾必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其鄉人多傳誦之。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民未知禮，何足深責。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拱食，未旬日

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劉仁瞻在壽州圍久不解，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為軍校所報，仁瞻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瞻妻薛氏。薛氏曰：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

喪觀者皆爲涕

徐曙菴訓銓部公有云數千里違親赴選非素
富貴者逸樂之比臨書停筆一思覺三十年
險阻艱難光景近在目前不禁黯然涕流也
得意之日嘗想不遇時之苦自然有退一步
法時凜冰兢以留福澤子孫勿隨波逐流也
人謂子孫愚懦者覆宗不知覆宗偏在巧而復
者人謂祖父厚積者貽謀不知貽謀偏在薄

於取者

王珪之母李氏。謂人曰。吾兒必貴。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異日房玄齡杜如晦。到其家。李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宋蘇易簡之母。召入禁中。太宗問曰。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束於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賜金千兩。

鄭夫人。歐陽修之母也。少寡。修甫四歲。嘗雪夜。

撥寒灰畫字以教嘗泣告修曰而父廉而好
施與吾不及事舅姑然知而父之能養也吾
不能必而之有成然知而父之當有後也吾
歸而父而父免喪踰年每祭必泣遇酒餽嘗
泣下蓋以不及養爲恨也始猶以爲新免喪
耳延之終身莫不然以此知而父之能養也
而父居官視刑書每歎曰吾求其生而不得
是可哀耳吾抱汝立于旁指而言曰吾命蚤

天恐不及見兒之立也。當以吾言告之。以此知而父當有後也。修乃感泣奮學。舉進士。以直諫貶。夫人笑曰。貧賤素也。汝其安之。後修卒。以忠正爲賢相。封母越國太夫人。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旣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耻。母曰。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焉。

宋王安石與程明道商政。其子雱囚首携婦人。

冠出問何事。安石曰：新法不行，故議之。程君
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
凡安石亂政，雱多助成之。嘗私與其黨攻呂
惠卿，爲惠卿所訟。上問及安石，不知謝，無有
歸詰得實。安石咎不置，雱憤恚，疽發背死。遂

絕嗣

朱子語錄中載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
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爲

服忌某人而衰經以往文公語門人惜其名
人之子有此。我朝兵部尚書茹嘗衡州衡
山人也。太宗靖難首先勸進卽位遂封忠
誠伯後死召其子鏞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
間不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襲都督亦通謀
于燕邸其子瑄乃以力戰死于靈壁蘇范可
謂見辱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日
家庭之教何如也。

子弟負美質。教以不務實。進取獵浮名。鑽營逞
竅術。凌壓加文弱。排擠在同室。鬼躁及神幽。
福筭減陰騰。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
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
非中而吉。

吳仲圭將歿。命置短碣塚上。曰。梅花和尚之塔。
人或惟之。曰。此有意。久當自驗。未幾楊髡毀。

掘江南諸墳卽林和靖孤山之骨不免發露
一而仲圭以碣所署疑爲釋流竟免

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就過活震
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患風耳大人不
足應之震怒曰爾必落吾門只可勸吾力行
善事奈何勸吾恡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
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數與之于是
三川之士歸心恐後

洪九霞先生示兒家居十二簡卯辰飲酒未晚
脫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溲溺信口
穢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
箕踞橫股倚跛而坐當食發噎見客不長揖
聚談淫褻及食案舞劇詆毀人文行以佐談
鋒妄想不可爲不可行之事

趙逢龍官侍講致仕丞相葉夢鼎出其門嘗謂
師宅卑陋欲市其隣拓之逢龍曰鄰里初安

一旦驚擾非吾所願或問何以裕後笑曰吾
憂子孫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正家之道宜痛絕閑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
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巧爲詞說又能
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
之離間鄰里之忿爭皆此流構之也抑或甚
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
言者

朱文公家範。一曰妻妾無妬。則家和。二曰嫡庶無偏。則家興。三曰奴僕無縱。則家尊。四曰嫁娶無奢。則家足。五曰農桑無休。則家溫。六曰賓祭無惰。則家良。

奉天之圍。將軍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力戰。城下兩人皆死。重捷之死也。賊斬其首。棄其。身去。德宗撫其身哭。結蒲爲首。葬之。朱泚見其首哭。結蒲爲身。葬之。忠義之士。不惟哀動。

人主卽寇敵亦感焉。日月之死也。朱泚歸其屍於長安厚葬之。其母不哭也。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悖逆之臣不惟上干天誅卽父母亦惡焉。

羅栗齋訓子富貴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

童子讀書先令蒙師逐字粗解不惟理明易熟大凡從幼識得便終身不怠大來究解行文亦自省加。

唐穆宗大漸。內臣議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惑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遽行遷逮。幾於革命。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心。奈何今日驟興此議。今皇太子聰睿。卿等各宜慎擇耆舊。違屏邪佞。宰相任名賢。內官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劉任太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徇此請。當率子弟納官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

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兄

陳壽巡撫延綏與虜戰三勝或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

唐僕固懷恩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耐汝不淺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李懷光初蓄異志其子璿從帝啓曰臣父必負陛下願蚤爲之備及懷光敗而璿死

君子謂懷恩有母懷光有子

自樂天悲哉行。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
如婦女。光明膏梁肌。手不把書卷。身不攬戎
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勳戚資。春來日日出。服
御何輕肥。朝從博徒飲。暮有娼樓期。平封還
酒債。堆金選蛾眉。聲色徇馬外。其如無一知。
山苗與澗松。地勢隨高卑。古來無奈何。非獨

君傷悲。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
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
光問千秋戰鬥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
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
曰皆有文書光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也
鄧高密首翊漢光郭汾陽再恢唐祚勲名富貴
相當也顧高密子十三人各執一藝以自食
其力汾陽子二十有四皆驕縱侈肆而不知

檢其末也。追高密之美。奕世顯榮。悼汾陽之
衰古。槐疎冷。何大相應哉。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濫者。
不得放歸本家。亡沒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
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下押字。仰琪刻石。
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馱之家。而主猶
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

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纒。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異而朝夕修。日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

穆伯之絕嗣也。

方峻於所居東北鑿一井既成着公服焚香而
禱之曰願下孫居官清白有如此水。

文文山死宋烈矣其嗣子陞仕元爲仁宗集賢
學士或挽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
各君臣史載文山子俱亡治命以陞爲後而
陞者其弟璧叔子也璧附元當時有詩云可
惜梅花各心專南枝向暖北枝寒則陞之仕

元有自矣。文山不幸以爲嗣耳。

劉溫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溫洛之叟。耕釣烟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爲名臣。

羅狀元倫及第初。嘗與叔父書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爾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

與天壤爭久云。

義熙中何叔度官太常致政子尚之以吏部歸省叔度問曰聞汝行日傾朝相送可有幾人對曰數百叔度笑曰此送吏部爾非爲何德彥也昔殷浩作豫章郊餞者甚衆及渡泊江亭積日乃故舊無復相窺者世謂尚之立身簡約實本叔度之教云。

蘇叔黨過嘗讀南史東坡卧聽之因語叔黨曰

王僧虔居建業中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
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
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
佳號而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
乎

宋左丞蒲宗孟其家多書建清風樓以貯之嘗
作訓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書不可
一日失

宋藝祖初修汴京。趙普奏圖取四面方直。上覽而不悅。取筆塗之。命以一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註云。依此修築。人咸用測。及奸臣蔡京擅權。撒而方之。如矩。雖甚藻飾。無復曩時之堅樸矣。靖康胡馬南牧。粘罕幹離。不揚鞭城下。有得色。口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藝祖沉幾遠觀。至是始驗。

陳誠萬年子抗直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嘗病
召咸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
曰乃公教汝睡不聽何也咸跪謝曰具曉所
言大要教咸諂耳官至御史中丞

徐曙菴封君訓銓部公摘略云最妙是一個逆
字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以往與順有盡
而來與逆無窮也今人處順境富厚榮華現
成受享有何意味唯逆則艱難險阻中陶練

得幾許不朽事業是以豪傑一遇逆境便看
作天心仁愛喜不自勝打起精神不肯當面
錯過逆來順受四字隨處當書之以粘于座
右庶觸目警心隨在當有自得處吾祖宗千
百年血脉長發汝身勿效福淺之輩一得志
便逐紛華血食之軀受用有數而將來無窮
之福已暗暗消鍊于此中矣天與汝以富貴
汝荅天以媿情鬼神能無不平乎

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而父而祖皆前世也釋氏曰要知後世因今世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世也是所當發深省者

李文節燕居錄云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涼嘆人情之薄惡予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歿則人思彼寂寞于生前而榮華于身後

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筭此所謂恃出悻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弟自秀才至出貢廷試余未嘗出一力就教時有友在銓司暮過余問弟不置意甚厚余辭以有數存焉幸無留意及選得邵陽余教以官方弟得士心監司擬

薦而直指惡余削之。既而陞翁源。余爲索文
憑于少宰。少宰訝余何不相聞。可以善地處
也。余嘗謂兄弟三人。二人有官。余復居此地。
天下大官小官俱吾家做了。子叔疑爲政不
用。使子弟爲卿季孫異之。况爲政而用者乎。
余蓋欲以公倡百僚。而弟恬然不言。不得善
地。不慍。家庭間語不及利。出京之任。皆自儻。
夫馬辛苦淡薄。至于沒身。賢如吾弟者。亦少。

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溫慰勞後訝
其中服因詰以所自曰游泮乎納粟乎抑九
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既不出此則誰不知
李九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以原帽
何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徇俗也弟
奉命惟謹夫以元老之弟卽屬布衣何嫌儒
服而公繩以本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弟
之醇謹正兩相成哉

聲也。漸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鷄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來。乃從祖父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計便宜，凡損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爲。是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

李文節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候公。

矣

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
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
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
潏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
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幽風七月
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詈罵聲也惡也飲酒喧
奴聲也在也狎巷談說聲也謔也妖冶歌唱

萬士和士亨舉進士其父古齊公每遺書云願若輩爲好人不但願若輩爲好官

武康駱乾沙宗伯官於京巡鹽田直指其門人也一日以院胥缺一名爲兩公子壽公子以未有父命辭直指笑慰之曰此聊爲兩世兄蔬果資曾區區者而亦聞之老師乎兩公子終不受而分之戚黨不敢重違直指意也噫今之僞作父書以干澤比比而是如駱公子

豈非濁世之翩翩者哉。然亦可想見其傳家之詩禮矣。

昔有某初拜官將行。其兄戒之曰。人言官品定於生初。我謂人品定於官初。故做官全在立脚之始。起處不失脚。便終身不錯趾。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

一矣。縉紳以爲名言。

吾友某某諸子皆美質高才。可芥拾一第。而或終于衿。或以他塗自致。則多錢爲之崇也。自少而長。宮室衣服飲食妻妾之奉。擬於王侯。豈復能苦心力學。與寒士爭一第之短長。疏廣有言。賢而多財。則損其志。信夫。

余宗韓夫人。御史中丞雲谷公。少宰念齋公之母。性嚴毅。課子誦讀。不中程。輒被撻。中丞公

未冠嘗擁罍坐。夫人見之譙讓。加以捶楚。後
中丞歸老于家。聞其子婦撻兒。輒法。然曰。吾
不聞此聲久矣。後其孫路叔亦登第。家人有
嚴君。則子孫必循禮法。唐劉敦儒事親孝。親
心緒不寧。輒鞭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斂
衣受杖。曾不變容。李道樞母盧氏。性嚴。道樞
聲名已聞。又在班列。賓客至門。往往值其受
杖。如此家風。亦何可易得。

唐五經嘗言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夫蟲謂鬻奴婢而食也今人言敗家子始爲蚯蚓食土鬻田地者是繼爲白蟻食木鬻屋宅者是繼爲鯉魚食鯢鮓鬻子女者是後遂爲虎狼爲梟獍無所不至何但三變而已

孟恭武宗從李肅學母爲作厚褥大被人問之

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與爲廣被
庶可氣類相接後宗遂爲大儒今人有別業
園亭靳不與人讀書恐毀傷其薪木令子弟
且與氣類相隔是其智不若婦人無惑乎書
種之終歸斷絕也

士大夫子弟類欲起精舍讀書不知科第中人
十九是借人屋讀書者正如僧家開却許多
僧寮不肯住却欲造靜室修行真修行人豈

須靜室。深公有言：未聞巢繇買山而隱。

陳堯佐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曰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蹙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爲禁。

竇儀爲人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卽二侍

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劉贇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日士當以器識
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宋陳襄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
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

陳堯咨精於弧矢自號小繇基爲知制誥出守
荆南回其母馮氏問之曰汝典名藩有何異
政堯咨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堯咨善射無不

歎服母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
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
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不肖子不肯作家無論已至如肯作家者十分
精緊一絲不漏亦不是好消息其家必有奇
禍須是從寬一分留有餘不盡之意祚方綿
遠

宦家子弟凡居屋器用僕從輿馬之類俱貴雅

淡不宜使俗氣撲人。

一家之中安頓得許多人口無失所無間言便是大經濟。然非細心體察不能。

治家者當先治守家之人。不汲汲于此而孜孜于彼者非計也。